賴古堂集

賴古堂集卷之十二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七言絶

題有介畫再送伯紫

鷓鴣聲裏草萋萋沙際舟停夕照低意內似曾幾度見微茫不記是何溪

一竿兩竿客思長送人只似去瀟湘到時但飲蓮須酒風雨休過米友堂（有介堂名米友多好竹）

東甌香

三月寒威不自持天畱一閏作春期卽今冀北單裘日已是閩南袗葛時

甌香醉臥醒始見前詩以一絕來荅之

畱聞當春客意疑半年常住失前期黑甜深處隨人喚醉裏歸心雨後詩

採蓮曲

鴛鴦影裏濕羅襟半面爲晴半面陰折得蓮房閒擲却一絲牽引許多心

再步同人韻送徐存永遊大梁

獨上平臺看夕陽鄒枚賦裏雪猶香舊時賓客知誰在修竹寒煙認大梁

清明送客可憐春弱柳閒搖陌上塵日暮夷門空下馬不知誰是有心人

南人新學擁征鞍叓比灘舟上水難倘使秣陵容易到老親仗爾說平安存永侄欲由光固入秣陵

一夜魚龍覆汴城桃花水漲看君行兔園入望迷荒草詞賦何人重馬卿

夢華小錄紀東京花石猶傳宋代名莫向緐臺高處望寒沙落日最傷情

弓衣短鋏擁黃塵村酒開斟客思新積裹桃花猶未發羈人馬上已殘春

閩雪北雪十載情驪駒在門不忍行共憐鈎黨無我子變易姓名入帝京

榆錢

葦屋蕭條別樣貧交情偏見雨痕新莫慙通券誰
相苔點點榆錢浪擲人

御溝橋櫻桃

長安俠少舊金吾立馬牆頭自彈烏無數銀丸都
發盡隔林亂打紫珊瑚

重九和甌香韻

平翻松栝大江潮代笠茅蓬小似舠雙足自慙無
著處向天昂首當登高
藜杖空存瓠子壺牀頭錢盡不成沽奚童遙向籬
邊望可有龐通送酒無

重陽後一日寫羣鴉寒話歌賣錢沽酒

誰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更憶家欲換青銅沽雪酒八分小字寫寒鴉

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慚力不隨方疊共誇官樣好阿誰解愛郃陽碑

重陽後二日得蕭伯玉許介壽兩家日記喜其三數行一則易于作輟遂盡數葉

坐作同矜蕭伯玉疎狂獨愛許既香連篇累幀真難竟引睡能消字幾行坐作見袁木初傳

繁華猶夢東京好凋敝難為白下情只有數行讀不得故園舊事太分明子生秣陵長大梁伯玉紀大梁有介紀秣陵事獨詳宋人有東京夢華錄

十月十三大月下步過隣舍

護寒誰是早眠人竹柏陰森藻荇眞只似當年無事客承天寺裏訪懷民

叔舉欲醉我反醉我酒去

陳家叔子酒中龍故挈空壺索乃公潑盡瓦盆猶不去接䍦倒著吸寒風

百罰深危已盡傾如君空負勝公榮老人懷抱難成醉却倚枯松看月明

芝麓今年試筆卽和予詩要雪中疊韻懷予題後曰勝于開卷有懷介溪閣老也

慰我新詩逐字眞吉祥筆墨屐端辰如君亦是炎

凉思首憶傷心第一人

王壽格解杖頭錢買子清明卷復成

輕煙煖散五侯鯖慙愧親調折脚鐺羮屋從來無節序數錢珍重買清明

再次冠五韻送初荔

莫使啼痕近酒盃愁中次第看人回墻頭聽子讐家客欲別聲吞不敢哀

憐君欲去更蹉跎弱柳垂垂思若何西務搖椿眞是別同來賓客已無多

六月十日紀事

豹頭山下海波寬對簿聲殘褁箭瘢自分當時塡

馬革敢煩具獄望天看

成城十萬衆人心遮迣庭前淚滿襟此日若盧同負鑕當時東卷有甘霖閩士舊稱子鑄人心成城司李公獄子千萬人遮遡時數月不雨人心惶惑獄甫竟甘霖隨澍閩人呼爲東卷雨作歌謠記之

波平捷獻未央宮叢垢辭懟物望隆聞說中丞重秉鉞應知幃幄重元功予方聽中丞獄中丞乃上書首予功有物望素隆士民愛戴語

弓刀痕裏掠枯髏夜夜雲陽市上遊自是聖恩天廣大可憐猶問射烏樓

無題

公瑾空傳自飲醇龔黃具政許誰論寧知說餅粱

州客不是當筵顧曲人
小塚怡山荔子林驚傳細碎動天心下殤幸不煩
婚嫁扁鵲空傳肘後金
羈中題畫稱竹
弱枝亦有排雲勢迸石能爲宛轉生共道簹開新
樣好誰憐老雨打乾聲
題黃粱夢壁
九度邯鄲夢未休剎那身世等浮漚先生好夢何
曾學只學雲陽市上遊
舟中載塔夢遼陽不信征車返故鄉痛定自悲眞
自痛何曾世上有黃粱

渡河望中牟讀書處

圃田郭外葦蘆新艇子從人泛早春記得南陂𣚺苑事廿年不敢怨風塵

醉翁亭畔歐公手植梅三月朔猶未落前此未有也南還閔子璘邀遊一截誌感

笛裏關山動客愁鄉園漸近強登樓故人心共梅花好爛熳春風爲我留

辛丑清明哭　先嚴慈柩前

桁楊水火與刀兵不識孤兒幾度生六載黃泉無一哭人間獨我是清明

邢上重晤黃濟叔見其近書漫題十絕

憶爾歸成我欲東湲乍望豈更相同疎燈再剪秋
花好却夢合毫仮屋中
驢背霜寒客路艱年前此日見君還歸來不索荆
關畫得看江南別後山
憑教荒憬永相望願始寧知有故鄉萬劫誰能餘
舊態煙雲一見又商量
不祭皐陶筆亦奇蒿牀薄醉墨淋漓臨岐頗有荒
唐話並擢江山無大癡
秋田菊徑久荒蕪舊日籃輿近在無念爾箴予應
有意倉皇急示五湖圖
好友能歸願未全支節日夕望征鞭荒涼更莫圖

關塞爲報龍眠畫已還時初聞龍眠方公舉室南還
勞君北望盼飛鴻鳩杖重扶兩退翁孺子相期胡
不早圯橋更爲寫黃公
夢外逢君淚漸收依然明月舊邗溝當時莫道無
歸思日勸黃癡寫釣舟
關前征雁肯南來誰道窮邊是夜臺待得長征人
到後同君細細寫龍堆指龍眠
吮筆圖牆雨雪霏煙巒再展事依稀籬邊濁酒眞
相勸賴爾先還引我歸

題田雪龕小照

里社同君數夕晨蠡臺林木幾經春風波閱盡餘

枯坐誰識梁園賦雪人

長年乞書

長年亦解索書忙春水閒題杜老航溽暑枯毫氷樣冷不妨載入白雲鄉

阻雪淮陰項永伯以詩集見示漫成

亦識齊州九點煙與闌只似剡溪船孤篷未是寒威積䟽得淮南白雪篇

寄野鶴

仙霞嶺外鶴飛還著盡奇書但看山不識塵沙何自至勞勞客度穆陵關

畫圖曾識雪霜顏諸縣閒門盡日關鴈蕩龍湫曾

未識從君欲見九仙山

再渡濟山泊見西樵壁上詩有懷阮亭

敝車羸馬任教怄野草全枯路倍長惟有墨王亭畔水空明與客憶王郎

渡淄河

五旬六度渡淄河不見牛山有翠蘿莫憶閬南春夏好棗花香勝木蘭多

青酒苦澁求之士大夫家咸云乾醉嘉然絕非廿廿載前風味矣

廿年常共酒人遊玉碗光承玉露柔頗怪新來乾醉澁猶可從事冒青州

章丘追懷李中麓前輩

焉文閣裏舊詞魔自說聞聲泣下多鵝管檀槽明月夜百年猶按奉常歌公以焉文名閣 公常言演其自作劇座客無不泣下沾襟恐損道心往往逸去 公稱其客有濟南胡春以鵝管作笛有穿雲裂石聲長于竹聲者旁觀嘆羨而已予過章丘猶見有爲此技者 公以奉常致仕

青龍鈔就自矜誇一律勻停譜鏌釾樓上燭光空自合錢塘不許唱琵琶公常作寶劍記自言音韻勻停遂出琵琶上琵琶推雁魚錦梁州序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闋爲可餘皆鬆懈更用韻差池何至神其事日作記時燭光合遂名其樓日瑞光耶

擎杯振藻百千函賴得荒唐足謝讒自許臨文非率易惟將委曲許遵巖公與樂安李慰欽同有文名時稱二李皆以不合于

時致政歸慰欽致力經學公獨對客調笑聚童放歌以此自遠于世云　公集最夥每肇杯屬筆對客飛翰咄嗟而辦常推王遵巖行文委曲每欲效之

憑教一笑散窮愁小令元家字字搜南客不知宮調好虞山近始艷章丘　公所著雜劇如園林午夢類總名曰一笑散　公所藏元人曲有百十種如馬東籬白仁甫諸曲皆手自改訂付梓又最喜張小山喬夢符小令耑刻以行　公名嶸于北江以南猶不深知近虞山刻列朝詩選始爲闡揚小傳頗悉公生平

淄河旁土阜童禿傳是牛山

鬱纓阜帶足怡顏有淚應揮廣漠間此地蒼然無麗矚涕痕何處認牛山

六度人會城見貽上韻有感

穠纖猶堪烈燄中何人避世古牆東關心却夢江

南好偶遂堂前竹幾叢

沂州東面温泉

蓬勃環蒸十月天沂山東面水涓涓羸軀未肯因人熱眞冷還思白玉泉

重晤程正夫

不見正公二十年矣甲辰北上公聞予至出郭相覿衰鬢同蓬使非通姓字彼此莫識矣二絕志感

秉燭眞同夢寐中幾年彈指俱衰翁輸君盡日垂簾坐不信風前有斷蓬

夢裏眞州廿載前曾邀彩筆賦江煙重逢未了殘約再乞人間二十年

喜蔣用嶶至自閩南

當年枉受布衣恩老眼羞揩舊淚痕我在君來誰夢想鼓山容子叩雲門

田園淨盡剩奇書賴得先人有敝廬閩會居室多為兵子所踞獨用嶶屋宇無恙水火刀兵齊歷盡重逢何苦不軒渠

海水羣飛百丈高同君城上擁弓刀戰瘢莫共燈前看半夜霜華上鬢毛

莫誦從前四泣文長歌且復醉斜曛多君詩過江南秀欲借濃霞換白雲

別後洪塘滿目前邀公且酌范公泉水車未罷書難寄再見應知是幾歲年

青州從事未全貧金露雖濃可薦屑留得故人十日醉也當一度過南闈

詩伴次何省齋

將相神仙不可期時違且罄暮年卮櫻桃花下新蒭熟隔水何郎正送詩

初與省齋約共吳船余以事阻公先發數日舟中有懷

悞人一夜水潺湲想見前頭五兩翻多事羞慙劉子驥猶從驛路問桃源 問榜人知是公前泊舟地

第二泉頭坐石巖鴻邊極目望孤帆雲飛頗逐秦淮事短札朝來也數緘 慧山

順水應難鬬逆風吳船願始與君同斑魚肺比鱘腮美欲共浮山食肉翁 食斑魚

湖上夜月聽宋郎琵琶

斷橋煙際望梅花歲晚寧教不憶家今日難攤宋玉賦從人潑夜醉琵琶

每至湖干謝文侯輒爲余寫照辛亥再來余年六十君亦七十矣復爲余描寫老頰慨然作此

六十誰教汗漫遊雞皮皺面苦搜求莆田已逐寒風滅珍重當年顧虎頭

辛亥嘉平五日湖上見新曆有感

七十才開萬念灰蒲團坐定曉風催莫看流水驚霜鬢却喜寒梅照客杯

一巵一斗任軒渠江北江南少定居久笑幾花飄落盡寧教此日始開除

湖上留別

輕舟欲去蕩千回老境頹唐有限杯放鶴亭前聞牧馬孤山處士不栽梅

欲去梅花着意看嚴風烈烈歲將殘遊人莫厭西湖水經燠經寒不肯乾

賴古堂集卷之十二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三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賴古堂詩集序

褒㡑脊公自稱曰笠僧人率稱曰櫟下生本豫章人籍大梁然公寔生秣陵公好讀書不耐交游性不喜過從人即有過公者公率意與談談盡輒望其去坐少久輒露不快色去又輒忘其姓字生平所交數人而已不甚爲詩經歲月無一詩或日得數詩或無一夕無詩性既不耐交游故生平無酬答宴會之作欲得其詩者終其身不見公一詩甚

不知詩又不欲得公詩者公反出其詩强使讀或竟爲作詩有負盛名當世欲序公詩若將與公稱同調或欲序公借公重者公卒謝去詩題中未易入一姓字有詢者輒曰不敢以辱君爲君累也以故人多銜公公詩膚七子戔竟陵薾驛騎兩家者生平論詩喜前修當使移易不動勿爲馬首之絡語常舉以語人公明白伉爽不合於世又以詩文獲戾當世卒中讒言案驗六年爲公拷掠垂斃者百餘人斃三木下者十數人有司白公冤死道路者一人瘐死者二人餘皆論死然無一人誣公者公卒不免有自西安來者言凡有井水飲處皆知

公冤異哉公生於壬子四月七日今年四十有九眷長垂頰上人又呼之爲長眷公云公所著同書四卷鹽書四卷相編四卷字觸一卷詩人傳三卷賴古堂文選十卷皆次第行世黃山吳冠五獨左右公難數年輯公詩四卷付其弟亮節子在浚鐫之秣陵然非公志也文十卷冠五云當附此集行

王王屋文集序

夫人抱才而厄獨王王屋哉然未有如王屋之才之大而厄之甚者王屋少挺傑姿名滿天下中州之士皆震攝不敢肩背因共傳王屋宕軼亾簡或述其詩間雜以詼嘲不大莊今綜遺音而畢諷矩

韓斤柳濡紙拂拂子長欲出而天嬌猶過之詩則王孟之間犄駁不陳王屋殆極博而軌之於正者豈非齷齪不足語論則王屋有姑爲諧謔者耶至拜兗令十七日而報謫人益信王屋崛抗致戾然余觀王屋手奏氣直辭婉雖一再上咸自尤而弗辠於人嗟乎季方元禮詎真強項者特理不可屈耳且晉兗至劇寇也德民而鋤暴宗至本計也乃卒使不得行而兗終踵晉以圮嗟乎人之云亾邦國殄瘁所厄獨王屋哉王屋竟厄初無貶於其才而嫉才者又何樂以厄厄王屋而益使人歎惜於其才也至王屋鬱鬱以隕復有訾其恣內而戕其

年非達人尚也王屋又自作解亦似有不能忘情者然王屋卽不內變而椒蘭之質與枳棘並塗欲求其永年豈可得耶殆椒蘭無永年而枳棘益充道矣所厄獨王屋哉石平張子與王屋同閭里乙酉在白門出此集相視余雖未交王屋而悲王屋抱才而厄嫉才者又以厄厄王屋也因序而梓之

阮太冲集敘

太冲阮先生淛人家於京師積學嗜奇留心當世之務發爲詩文鬱鬱卓爍博奧以儔而詣高品峻世莫能京挾策歷燕臺抵薊北爲主麾者指陳機要使以堅攻瑕名轟遠塞長安公卿慕一交臂繹

絡譪迎冠蓋相望太冲氣濇韻孤意嗛嗛惡與脂滑者同而顯貴又多面諛腹否知終難行其志浩然返洛下卜山買鄰有終焉之志挈茘載秫授徒於尉以尉固阮舊士也遂家焉暇購祕索幽歌聲類金石方彥先之博物軼玄晏之書淫曠然樂也雖數下明詔徵卒不起益怡暢墳素務與古業天中之士相與喻翕然師之載酒問玄閫闥沓戶或恣游山川問羣弟子爭肩籃輿以從輒數百里罔倦四方賢者依太冲逾元禮太丘凡至洛競交拜唯謹太冲親剪韭以供客卽虀甑屢泊而贈紵解驂絕匪富人況用是名益噪與吾師張林宗先生及

汝南秦京號爲天中三君子廼太冲更意切匡危
長林豐草不忘兵謀因上自蚩尤下及烏卜無不
備綜著有尉繚子解喆戎踐墨諸集皆握機至祕
也每發之詩章多流連三致意焉今其帙多散失
惟存其槩昔以詩討籌國步者稱杜少陵然不過
寄諷焉耳實足經濟當時則太冲最謂少陵以詩
作史太冲以詩作經可也適寇劇洛太冲料寇形
勢川谷扼塞圖其略上之當事刈寇千計疾臥據
牀猶劃地作策寇僞太冲名掠尉氏力必致太冲
諸弟子請亟去太冲誼不忍舍屆寇猝至諸弟子
强輿負太冲吾已無及遂駡賊死太冲獨爲俠者

哉太冲入雒之年主於西亭王孫其所著述半皆王孫梓行之西亭沒太冲返尉氏門人張昌祚甫晉實左右之太冲爲文一脫稿甫晉卽爲繕錄梓之甫晉避寇南下盜啓篋甫晉獨抱此集泣卒幸無恙乙酉余在秣陵索而梓之甫晉終始於太冲者如是亦足以傳矣夫

王于一遺稿序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亾友王于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

也渡江過京口歷吳門達于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棲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囊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裒爲一集俾余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于一其先南州人世其尊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叠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鬱纏綿瀏灕渾脫取抒己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

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與興會胥屬而後兔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汩汩雖揮灑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强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間友人讌集即席賦詩于一頹然甘金谷罰退亦終無所應其不能爲無意之詩文也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佈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讀讀未數行則又卒語人曰止此中意復如此如此也若是者數四而後人得卒讀且要從旁爲之點首擊節豁然撫掌大笑甚有哭失聲淚縱橫下者至以金石碑版之言請文成輒睥睨曰此等文不當以數百金爲乃公壽耶以故鄉里間多怪

之然至其見人之作有當於其意者則亦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固無異其所自爲余南還遇于一於武林于一曰公返耶濟叔無恙耶閒濟叔與予偕返則淚下因背誦余若盧中某詩或某句則聲淚俱下然後知于一之所爲蓋皆出於至性而人之怪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產雖數困絀遇有所遺賵不能如筐篋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惜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盡散略無餘蓄不能盡刊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

者終以不繼未覩厥成今于一歿矣尚不及其時
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
之友者之過耶於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叅以
于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
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
撫掌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
而不必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歿矣惜
于一之詩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於二三同志
者或曰于一自刻其文爲之評隲而别以丹鉛則
傳于一之文㝠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
之志也余曰否否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

者自得之于一之文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隲而丹鉛之者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於此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尚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

顧與治詩序

吾友顧與治金陵顧憲副英玉先生之曾孫也英玉爲大司寇東橋公從父弟高潔自負與物多忤宦成歸里至無以給朝夕臨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蒙童數人待以舉火東橋性豪放好賓客宴飲不廢妓樂與英玉居間一牆招之飲多不赴嘗絶

糧東橋餽以斗粟亦不受每名鄰家酒徒與之飲典衣沽酒盡三四甕而去作酒隱詩以見志其清尚如此越數十年乃有厥孫與治繼起因以酒隱名堂蕭然高寄有英玉先生之風嘗以諸生例得鄉貢不仕著詩文自娛所爲詩清眞絕俗別成一家讀者望而知爲高人介士之詩也予每見世之工詩者多自矜惜半紙數字秘而藏之以庶幾身後之傳而未必其可傳或詩可傳矣而終至湮沒無聞者往往而然與治爲詩脫手卽逝未嘗存稿生平著作求其編連成幅者亦甚鮮有然一咏纔成人爭傳誦兼之書法古勁妙絕一時天下之眞

嗜其詩者旣斤斤然務存其詩郎不眞嗜其詩者又以書法之妙存其書而詩亦與之俱存以故與治旣沒其詩雖散佚終在人間不致遺落蓋藏之者衆也宛陵施愚山先生旣爲收拾付梓屬余友方爾止爲之點定標異賞奇特爲精當與治之詩遂成全璧其傳之百世無疑予獨念與治窮年矻矻專攻風雅未嘗輕下一筆精神凝結可達幽遐獲傳於久固能自信進而求之若別有所恃者蓋與治生平以表揚文士爲己任闡幽發伏不遺餘力南州蘇武子古文妙天下中道夭折予愧不能傳其書與治爲之鐫木世乃知有武子之古文武

子雖才得與治而名始彰也北平于司直有奇氣傾貲結客至破其家旅死秦淮無一人軫恤者與治親爲含斂而梓其遺稿俾海內得識司直而仰其人不衰剩公之及難也禍且不測與治左右之不稍避卒與之俱全剩公旣寂復蒐其遺左雜咏存之今世猶有讀剩公詩者與治力也宋比玉之沒與治旣輯其遺稿從慂李侍御少文爲梓行復走虞山乞錢宗伯爲墓表少文方按閩與治屬少文鐫於墓側會少文代遂不果越十餘年予廁閩臯過金陵與治又諄諄屬予令其族孫祖謙勒石歸以石刻示與治喜動眉睫若重負方釋者

費考功筆山家在石阡罷官後無所歸與治分宅居之歿卽葬於顧氏先塋旁歲時祭獻酹酒必漬筆山墓草也筆山舊爲福清令刻稿多在閩頗散失予入閩時與治託其嗣弦圃從余行盡收其舊刻若干行於世予爲賦長歌以誌之其平生好義務不朽其以友類如此夫我以此施人人亦施焉人利賴於我我亦賴焉與治既好爲詩又輕棄其稿不略爲計畫者固恃乎懃懃懇懇不忍湮沒其以友之心而有惡山爾止諸君子在身後斷不至冥冥漠漠爾也雖然以億萬斯年之事聽之幾倖莫可必之數不亦危乎予嘗刻林宗先生詩僅千

百之一二耳阮太冲秦京詩亦落落如晨星所不至盡淪亾者蓋巳幾希矣彼世之負高才無聞於時者求如林宗太冲秦京之落落晨星並不可得蓋又不可勝數矣則夫士生於時欲以詩文名後世固宜及身爲之計焉乃曰後世有相知定吾文者豈盡可恃乎哉

向遠林詩序

士生而微賤至貧身無策貧無立錐妻孥累其心米鹽攖其慮頋猶兀兀篝火奮筆藻翰間此即與當世名公鉅卿較稍溢幅不甚中繩削其才氣固已十百于人況摩切當時高談治略以書生而謀

人國出奇計不幸阨於時數同時有權力者卽多方激揚推引之猶懼無以勵其氣奈何摧折之拂抑之或坐觀其通塞以成敗竊議其後甚者卽有片長微譽皆相與錯愕而不之信可歎也余亾友金陵向遠林名陽起家寒素讀書恥事章句歲在甲申以弟子員例得太學生遊京師目擊時政得失上書陳言天子至爲動容褒嘉之以爲可採下當事議權貴阻不行遠林感其遇嘗舉以示人多疑其非實且訾其隸國子無所考時余備官北臺初與定交心知其然而莫能奪也後從如園宋使君監紀軍功終以不得行其志輒散去所如不合

潦倒疎狂遇有所感及可以自適者輒賦詩以見
志如是者有年竟困阨鬱鬱以歿歿之後數年以
及今壬寅之歲偶檢殘編於舊邸鈔中復覩天子
昔日所以褒嘉遠林者不禁喟然太息曰此可以
實遠林之非誣已嗟乎遠林痛哭類賈生得君如
漢文幾于爲之前席設使其時無從旁爲之齟齬
者則功業見於天下榮名載在册書方將景企慨
慕之不暇而何至爲之揄揶而非笑之乎以是知
遇合之爲急而甚難也顧其忠謀至計既已不見
於時所可傳之奕世誌其梗槩者獨生平吟咏之
篇耳余日與遠林一二酬唱外又苦未及遍錄會

顏叟出一編授余則遠林易簀時授之者因喜遠林之有所託以存也與顏叟稍爲點次授之梓遠林身修偉美髯鬚與人談論慷慨風生雖數困折而意氣揮斥自喜又喜嘯所謂聲若鸞鳳及冷然成曲者遠林意與所託無不妙合世尤稱爲絕技余因推嘯旨大著於晉人自蘇門先生阮步兵成公綏而後千百年間以嘯傳者頗寥寥而遠林曠代繼響豈有所授耶抑乃師心自得耶偶舉以問遠林遠林笑而不答嘗爲余言嘯本噫氣感口成聲微若絲竹大若雷霆山谷皆應羣鳥和鳴蓋其胸有所抑鬱而借以抒發其志意不則曠然自得

而天籟爲之適動也今遠林皆有之而其所託之高妙乃爾自廣陵散絕此調多不彈矣則讀遠林之詩者可以得遠林之嘯而當時聞遠林之嘯者安在不如今日之讀遠林之詩哉可以傳遠林矣

西江遊草序

古人爲詩未有舍性情而專言格調者今人好稱格調而反略於性情此詩之所以不古也夫詩以言性情也山澤之子不可與論廟堂華曼之詞不可與言顚顇其情殊也今無與于頌述而黼黻其貌本無所感慨而涕泗從之以不情之悲喜爲應酬之章句所謂鞭鐸之不中於音也而挾其行卷

詡然曰我盛唐我六朝也余竊怪之而世俗之見鮮與余同惟吾友方子爾止其論詩與余最合蓋余聞爾止之言曰三百篇尚矣屈宋而後足以追踪繼響者惟漢人樂府今觀其戰城南陌上桑孤兒病婦諸行以及焦仲卿妻等篇指事屬詞微言托諷爲後代高曾之規矩而少陵香山其源皆出於此雖氣格聲響不能畫一而風旨所歸先後同揆期于聞者足以感動而後止卽有善析者不能岐兩家而使之異轍也而耳食之士遂以少陵獨步非香山所可幾豈足爲通論乎今使世之爲詩者苟能推白之坦邈以合於杜之雄渾開合頓挫

自爲一氣方足雄據作者之壇若夫摘裂字句補湊成章至於前後易置不可致詰卑卑不足道也爾止之論與余合若此爾止之詩初出猶爲人所驚怪越數年而漸習又數年玉叔尚白與余輩後先倡導之而爾止之教遂大著於天下茲西江遊草出其爲海內所尊信而誦服無疑矣固無俟余贅獨與爾止根蒂前古發之詩歌爲於舉世未爲之日而一旦翕然從之苟非有淡識定力當羣議而不撓烏能卓然自立成一家言乎余故舉其所論少陵香山之合者如此以見詩人之卓然自立能成一家言必有所挾持非泛然而爲之也

盛此公哭金冶王詩序

金冶王鼎京口人好浮屠家言年二十餘不娶亦不出應有司試辛未與予訂交白門其人抗厲希古不可一世好爲古文詞自以爲入龍門扶風之室人有購其文者面授之如宿搆然逌逌好雜浮屠家言性不妄交與人交即以爲性命每來白門惟與吳衆香盛此公暨余往返他客值之瞪目直視卒不交一語强與語輒遭訽厲世以此怪之予性惡浮屠家言見習其言者輒斥絕之冶王好其言乃至不婚不宦豈別有所見歟然非予之所能知也他人不好浮屠家言輒與冶王無所合予見

好浮屠家言者又斥絕之予兩人相異若此乃相覗固莫逆也冶王年二十九以疾卒於京口先是浮玉僧夢冶王來爲寺神明日冶王謝世諸凡從冶王遊暨習浮屠家言者競侈其事至肖貌祀之然歟否歟卽僧言不妄吾終以爲冶王可傳者卒不在是也冶王旣沒此公衆香皆以英壯之年相繼厭世此公有稿予旣鐫行衆香詩文在安陵潛菴鄭撫軍所當不淹沒獨冶王諸古文詞咸散失無一存者蓋其所爲古文詞俱雜浮屠家言予性不好之故當時不爲收拾然亦不意其卽死也至所著白牛車梵嚴子皆浮屠家言尚有拱璧之者

其可傳與否則終非予所能知也予偶讀盛此公哭冶王詩因悲冶王負尤異之才無以表見於世後世之士誰復知之因爲此以識於盛詩之前又悲此公念我以友情淚一征羈紲方悲人琴俱沒余反覆其詩未嘗不留連泣下也或曰冶王性好浮屠家言其於死生之際寧復留連則予亦何事爲冶王悲雖然予固不習浮屠家言者則又烏能不爲冶王悲哉

紀顥叟闕里詩序

自漢梅福請封孔子後於曲阜而闕里之蹟益著天下之誦法孔子者以一至其地爲幸故有做古

諸侯朝天子之例每三載一率生徒進觀于陵廟者有身既通顯垂老之年以未得謁孔陵爲愧必傾背一至始釋然者甚有正命之時精魂所注猶以吉服入謁備禮而行者懿嶽不一夫固歷歷可舉也然則生平誦法孔子而不一至其地猶披泰岱之圖而未身躋其巃嵸讀渤澥之篇而未覩其浩汗豈不重可歎也哉而世之學者以一經成名通仕籍致尊顯周遊天下終不一至其地者固比比也余數往來青齊矣而瞻望弗及至今忽忽猶以玆事爲有待吾友顦叟生江南靡麗之鄉以一老諸生卒能登闕里之堂觀於昔時所稱大聖仁

賢遺蹟纍纍焉可謂幸矣方顑叟之遊于山左也涉江淮歷汶泗中經水患繼以秋潦汎溢四出於阡陌間顑叟驅車遠馭崎嶇險阻者數閱月亦云勞矣而略無幾微困瘁之色豈非中之所得有浩然以遠杳然以深者哉旋軫解裝望其囊中蔚乎有雲霞之氣急發視之則闕里詩也太史公曰余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蓋低徊久之不能去云百世而下苟有咨嗟形爲詠蹈自非小小駘宕之音所能髣髴而顑叟制筆清渾遊思淵穆若撫彛勺而戛鏞允允乎漢人郊廟之章也顑叟爲不可及矣顑叟天才敏妙觸

會成吟賦詩之多前後凡十數刻余未得序之序
戇叟詩乃自闕里始夫草生於山惟其所托鳥棲
於木視其所投戇叟蓋常序余詩矣而余序戇叟
詩若待是編始屬筆以補予未至之憾焉豈不大
慰予懷也哉

賴古堂集卷之十三終

賴古堂集卷之十四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序

陋軒詩序

予己丑過廣陵與汪子舟次交舟次每以制舉業相質時年甚少未嘗見其爲詩也越十三年予復至廣陵見舟次詩而詩又甚工予驚詢之舟次曰東淘有吳賓賢者善爲詩予與之遊同學詩愧不逮也後每見輒言賓賢賓賢不置若惟恐予不知有賓賢者且曰賓賢每把先生詩勿勿不自禁淚輒涔涔下每札至輒詢得先生新詩不聞先生寄

予詩則急錄之去聞先生近帙至則倉皇大索若
追予逋負者先生獄事急則向予曰安得雲中舒
金色臂援周先生使不从再見其三數詩先生固
不屑與人同調而又時發虞仲翔之歎以予論若
賓賢者可謂先生同調亦不可謂不知先生者矣
因出其手錄陋軒詩一帙示予予讀之心怦怦動
巳又見其寄舟次札子有夕陽殘照於時寧幾之
語則不禁悽心欲絕謂賓賢嘗恐不及見予予幸
返今乃有不及見賓賢之感矣急賦一詩寄之及
退而語廣陵人則絕不知有賓賢者鍾山龔野遺
曰吳賓賢家東淘東淘產鹽人擁高貲家不蓄書

間有書輒以覆瓿或以拭牢盆賓賢居陋軒環堵不蔽自號野人野人每晨起繙書枯坐少頃起立徐步操不聿疾書已復細吟或大聲誦誦已復書或竟日苦思數合毫不下又善病咯血血竭鬚枯體僅僅骨立終亦不廢如是者終年歲里人相與笑之曰若何爲者若不費素而固食淡數指目以爲怪物野人終不之顧東淘蓋舊有分司使者署一使者至詢此間有能文士否屬胥對曰某不識能文士何等也見見有手一編向之絮語忽作數十字欣欣自以爲得意或者其是乎使者則急請之見數請數辟去辟之不得强與之見見則大悅以

爲眞能文士士固無出其右者東淘人羣異之以爲是淡食者固可與長吏揖耶自是望野人若不及漸有過其廬者野人終閉戶不與之接嗟乎賓賢如是卽不旦夕从其終从於陋軒必矣因彙其前後之作刻爲陋軒詩予受業人昇州吳介茲曰讀野人詩想見此老彳亍海濱空牆落日攢眉索句路人作鬼聲唧唧揶揄時昔宋登春見謝榛詩曰何乃津津訣貴丐活展賓賢詩竟卷如入氷雪窖中使人冷畏嗟乎介茲數言可序野人詩矣舟次名楫賓賢名嘉紀舟次別有集賓賢是集行世會有知之者獨分司其地者能物色野人當非俗

吏而忘詢其姓氏惜哉

汪舟次詩序

文章知己間世一值賞音識曲自古難之陳思王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則夫握管含毫之士鍵戶枯髯撚索而得問之一再傳之後才士接跡考論昔人猶復孜孜不可致詰剡篇章錯出望夫舉世之悠悠者乎而汪子舟次於余則有什百恆情外者方余學爲詩時計舟次尚未寓人間世及予自金陵走大梁歷宦燕齊吳閩間崎嶇險阻觀山川之雄秀弔昔人之遺蹤慷慨浩歌積有篇什如是者殆三十年而舟次始以詩名及以詩名而予

遭不偶坐請室中益以詩歌自爲磨耗其所爲多激楚感惻之音不可以怡性情諧觀聽而舟次顧獨好之每傳予一言一詠則與海陵吳野人相顧歎絕或感激泣下甚且廢寢食罷酒茗以永玩之以爲山水花鳥朋友佳麗皆足以助發奇情而櫟公詩顧得之貫索纍纍鋃鐺縲絏時耶逮予偶遂生還與舟次野人相見廣陵見則不復相慰勞惟舉余詩某篇爲欣快謂楫等知先生固不必獨恨不再淹旬朔使楫等多讀先生幾篇奇句耳予語之曰以足下有昌歜之癖遂欲硬差排老夫長年請室中耶舟次野人則又大笑後予燃枯爐復走北

海舟次以悔齋詩一帙來予以世方相率爲王李調尚氣色而薄奇澹間用其體爲之用質舟次然意雅不欲以此自見世之爲此體固無佳者因更爲之見余非不能爲此而終不肯爲夫世之爲此者也而舟次寓書于予曰楫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人苦爲氣質所限塗朱澤粉都不得當屈先生爲王李家言寧不逈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于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佈諸作者未必不傳第方寸中不大自在耳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舟次之語予若此夫自世尚苟同分竟陵歷下而馳

者驅染成風謏之者不曰上蕭曹劉則曰下掩王孟而舟次持論不少易且規予甚切其所自樹立豈苟爲夫世之炳炳烺烺者哉故其詩蕭遠閒曠得古人之意而淡之以性情世不得以晉魏開天諸品目輕爲擬似獨歎予學詩先舟次三十年間攻苦歷險瀕危迄今不得其畔岸所止舟次年相半而致詩之工若此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歐陽公所云更無人說著老夫者將及今見之矣顧舟次不自矜詡若私幸與予有合也嗟乎舟次後予三十年爲一世古人所不得之後世者而予能及身得之以云相知豈不稱眞相知哉龍眠方坦菴

太史稱予知舟舟次濟南王阮亭使君亦云予知舟次復因舟次知野人不知余之知舟次不若舟次知予之深也

古香堂詩序

予因汪子舟次得交吳子賓賢讀賓賢陋軒集見其過古香堂詩知有徐子次源每舟止廣陵與賓賢過從未嘗不嘖嘖次源不置口後數年賓賢刻其詩一卷寓書于予曰次源且从其生平伏讀先生之詩慨然想慕其爲人與望先生顏色不及見而於既殁後請序其詩以傳亦所以慰亾友也予因卒讀其詩而爲之序曰次源之沒豈必重爲之

悼歎也哉予觀古今文士負有才力者作爲詩歌既已卓卓可紀不幸以中道夭而衆人爲之致惜謂使其更數年更數十年其所成就當不止是而予不謂然蓋以人之才分與其年分恆相盈縮樸遬無華者雖窮年皓首不能有所著見而英齡蚤㫐有美而不克臻亦其賦材受質如是而止耳惟眞能有才者每以才之疾徐爲年之修短故見才遲者其得數必緩衍而見才速者其得數必急馳也但使英華果已飈發則精力既竭而命數隨之雖謂之大年可也使才分必與年分俱進豈能孤芳蚤著有不可掩抑者哉然昔人比之蘭摧玉折

子請易之曰玉以琢器而埋光賢于瓦礫之在陳也蘭以既花而歇絕愈于蕭艾之久敷也誠如是也宜目之乎尹貞芳矣何摧折之有哉不然才名如李賀而玉樓受名猶在終賈之年豈不備極榮休顧必淹之遲暮安知身盡不爲江淹又何取于浮生百年爲也今次源之詩高者陶謝清若孟王既已卓然成家蚤逝亦復何憾所虞者無人爲之表著使其文采不彰於後世耳而又有篤友如賓賢者急梓其詩以傳則予方將狂喜歌呼快年少而振修華之不暇而又何暇爲之太息欷歔至不能自壯也乎賓賢爲予言次源爲諸生天都人寡

交游細瘦苦吟酷似李長吉奴年二十七適與長吉符可念也然長吉奴有人投其集於溷厠幾不傳而賓賢之於次源收合遺文不肯淹沒其半字較長吉爲厚幸矣今天下之如次源而奴奴而不及見其文章者何限儻得賓賢其人數十輩錯落其間詎不足爲詞苑光顯且賓賢家落落徒四壁立而能分其饔飧之給爲以友計不朽不忍見其身沒而名不傳其視世之擁厚貲而不一念其友生者爲何如也予既重賓賢之爲人而更幸因賓賢而讀次源詩也於序賓賢之後七年而序次源詩

朱靜一詩序

世衰有不退且密而能與於文章之事者昔人謂露才而揚己慷慨以任氣爲文章之累似能文之士必不能退密斯言也吾嘗惑焉夫文章者載道之器舟車之微勝非其任尚傾且覆道何物乃欲使淺薄之器有以載之其傾覆先舟車矣故吾常持退密之說以觀近人之詩若文不必展帙妍媸之辨可燭照數計也近人之詩若文非無可傳者患其不聞道不聞道則必不能退密不能退密其才必震動而不返氣必飄舉而難下驟觀之非不洋洋焉熤熤焉周旋觀之嚼蠟矣古人之爲詩若

文也兢兢焉藏之篋笥待論定而議同遲之又久其子弟門人始爲鐫布焉未嘗有自鐫其集者自鐫其集自近人始近人之爲此也猶曰水火盜賊足虞藉黎棗以永慧命此其人吾不知其聞道與否然其事足鄙其志尚足悲也乃有齒未凋而進方鋭者得數百章鐫布矣數十章鐫布矣甚有不必數百十得三數章亦單揭以示人矣朝成也示不及暮句成也示不及篇甚至玄晏之言多於三都之賦詅癡符何由免誚當世哉秋浦朱靜一先生樸貌坦衷與人言訥不出口不知者卽不敢以爲不聞道亦目之爲山澤癯耳不知先生固具英

偉之略而兼將相之才予初與先生同官閩再見於京師三復同入閩周旋杖履前後十三載交不可謂不久世盡謂知先生之深者莫予若早有以知先生之深者亦莫予若而不知知先生之最晚無以窺先生之深未有如予者先生幼而爲縱横浩博之文中年棄而學劍學遊俠上自流沙乾竺之學中而吐納黄白之術下至王奇醫筮之微無不洞其源流昔人謂文章棋藝一時將去爲不廉先生有之然先生語一事面輒發赤未嘗沾沾示人也前歲予過先生寓園先生見予至方以一帙納篋笥予固索之則先生十年來所爲詩也纍纍

于百章咸予所未見中有贈予懷予者卽事和予韻者亦曾未以示予予曰異哉何先生之退且密如此也先生之詩專尚體裁其持論不事刻露而務和平其謀句不求峻厲而務溫雅無近人號呶之習亦無近人冠履倒置手足錯雜之病蓋彬彬乎得風雅之遺焉先生之爲詩若此可以出而問世矣乃先生卒不以示人卽交先生之久且密無如予亦曾不以示予夫贈人而不以示人眞能贈人者也懷人而不以示人眞能懷人和人者也以視近人亟亟傳布若不能待旦夕者其淺深靜躁爲何如故對先生之人之詩才震動者能使

之靡然有以自返氣飄舉者能使其意念有以自
下先生安可測哉先生二十年前官塞上凡地勢
之平險兵力之堅脆節鉞之臣韎韐之士孰冒虛
聲孰奏實效孰有才而未竟孰柄用而無當孰肎
不白以身殉孰以國事爲僥倖莫不有燃犀之照
聚米之觀憾先生不竟其用而事遂不支予幼聞
先生紀略一書爲當世傳聞頗有異辭近詢之人
已淪水中矣惜哉予嘗從先生遊見一出而爲方
伯連帥者遇先生輒泥首膜拜喃喃舊時恩不已
有過先生之門值先生遠宦望而涕泣顧見其子
弟一致殷勤者蓋皆先生舊日塞上噢咻諸健士

或有爲先生持鞶帨者汾陽身繫安危文中門多將相先生無其遇而有其事然非予親見之先生固未嘗以此語人也先生安可測哉迹先生之所爲蓋眞能聞道者眞能聞道其詩未有不足傳者予所見先生詩特十年來近作耳十年以前出塞入塞諸詩文未嘗以示予予强先生始鐫近作以應索者先生匿笑不答弟曰君但爲我序藏之篋笥他日展視如見君也嗟夫予以退密求之近人而不得晩乃得之先生乃知眞能退且密者固自有人古今人豈遂不相及耶先生詩似未肯卽出示人而予爲先生序似不能不以示人世卽不能

驟見先生詩因予言而求之先生之人在是之詩在是又何俟登太華而始知其高見黃河而始知其淡也哉

託素齋詩序

予非能序媿曾詩者乃予終得序媿曾詩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葢何等哉媿曾負岈異姿童子時能讀等身書卽嗜爲詩師其叔振三先生振三沒惟偕其弟道存互相師友爲詩廿餘年而門以外一無雜交故其詩雖數變紛紜之見終不足以移易之當其歌哭無端離合自驗兀兀獨坐神情屢失時媿曾之心亦良苦矣旣自集之室有序其

集者乃自序之越數年自爲刪定宏復有序其集者已復自序之意何嚴也乃予過臨汀媿曾則持其詩示予命予序予因憶昔蜀人有黎生者以其文爲里人所迂濶求南豐一言以解惑於里人媿曾索序於予意豈若是哉予常過汀汀之人士推許媿曾者不置自鄉國以暨四遠又咸翕然稱之而媿曾復落落不肯苟同於俗自信者殊堅吾知其非求解里人之惑者也然予之人與文且愧遠不及南豐無足爲媿曾重將何以序媿曾顧南豐之序黎生者曰世之迂濶孰有甚於予乎斯言也殆近似之予於古文之道固未及窺而甚傷乎今

人之文之靡思一返諸古賴古堂近文一選務求合於歐曾諸大家者以救正之至於詩則又不好爲繁豔諧俗之聲此皆世人所爲迂濶而非笑之者媿曾不與時共詆幸矣顧且索序于予予勉應之而終畏其意之嚴未敢濡筆意予卽不序媿曾當必有爲之序者閱五年媿曾歷吳越渡江淮游燕冀行萬里程交南北之士數十百人而返其間豈無樂爲媿曾序其詩者而媿曾卒持其弖以歸而仍索之迂濶如予者媿曾之自視與所以視予爲何等哉予雖勉爲之序然其意之嚴予實畏之終未敢自爲足序媿曾詩也

理信存稿序

司李一官顧不甚重矣哉原司李之設所以上承直指之委任而佐其耳目所不及近世罷直指以專屬於御史中丞其委任猶昔上之功令之責成下之一郡之刑憲以及一省之重大無不於司李是係非得其人不足稱厥職而士當未遇時竊愁憤發以爲吾一旦得爲司李庶幾惟吾所爲及其乘時通顯非限於內之京職即束於外之邑令終亦不得行其志予初筮仕爲令值司李君性偏狹每事與之齟齬雖事關民命一邑所共然者輒故與予左予時爲鬱鬱每恨不得爲司李使郡之邑

吏各盡其才力而黎君媿曾理信州無一人稱冤
者六年之間平反諸大獄讞牘幾數千所生不啻
千人媿曾猶抑抑若不及而矜恤有加推是道也
卽上爲
天子大臣受四方奏當亦未有不天下稱平者於
以佐
朝廷宣布德意膏雨萬國有餘一旦以
新命裁司李媿曾遂改授永新令新距信無多道
里邑人素仰黎君名願見黎君而媿曾以其不忍
枉一人者更敷愛養之政正如挹水於源取火於
燧也汪子舟次自邑中來爲言親見媿曾服大布

之衣茹麁糲之奉與山中樸遬小民問桑麻較晴雨酌一絲一粟以不費公家不至爲黎民患苦拱揖立談不啻家人父子邑人戴之惟恐報最去考昔之官制李視令雖差貴然授任之日先後不甚懸故李與令鮮兼爲者媿曾兩服其官以其淡體邑令者見之司李即以司李時所淡體者見之邑令其所設施誠大快一時稱盛事而尤喜均被之予鄉予鄉不有厚幸哉獨念予與媿曾交有年憶承乏八閩媿曾以詩古文負夙譽顧不以予爲朴陋每過從商質游心千載以風雅爲踼勵庶幾謬與媿曾稱同調而獨以纍纍結色綬時未及側跡

司李之末爲滚遜吾媿曾也雖然司李無專職極以檄移報反判牘申請爲奏績予觀世之爲此言者矣最下襲刀筆之俚詞罔然不復知有情理而其上者則又鞶帨於文章爭新一字以爲奇夫讞决何事而以供文人之綺語其失與鄙俚等凡若此者雖日陳其書以告人曰此司刑之玉律也不幾令學醫者人費哉今觀媿曾理信一書質而核辨而不苛滚心易氣期於得情使人一展卷而知人之出之皆有確乎不易之理故嚴斷皆爲慈祥且天下知司李一官係於國家之憲紀生民之利害彰彰如是予昔被謗不理非得司李如望如庭

發諸公幾不復生矣予一人何足惜而由予以推庶曉然於司李一官所係之重哉則理信一書誠不可不讀也

南昌先生四部稿序

文章風氣各有盛衰而近數十年以來吾豫章之學獨著於天下溯其源流自廬陵弘昌黎之教而臨川南豐繼之豫章文章之宗派遂定至於聲詩一道晉之靖節筮仕彭澤流風被境內後人相與崇尚遂成風調廬陵臨川之屬亦既獲有兼美故豫章詩古文之盛其來已舊而流爲晚宋乃至於庸沓榛蕪不可復誦亦其氣運漸就衰滅有難爲

繼者也前代名賢起而推挽之勢漸蘊隆相尋至
啓禎之際千子大振壇坫而士業巨源茂先武子
諸君子相與後先倡道文章遂復炳中天然跡其
所爲碑表誌序詩傳銘贊古體與應德遵巖鹿門
震川諸先生相絜量而與七子絕遠歌行近體截
句諸篇什與季迪茂秦輩竝馳驅而亦與王李不
啻徑庭兩壁爭持若鑿枘之不相入而涇渭之不
可與同流也其初亦均推本秦漢導揚風雅而其
後各得其一端或出之以澹宕或湥之以瑰奇遂
至分道而馳然由吾豫章之說取徑歐王以合軌
唐宋固爲適於秦漢之路彼徒事彫繢以剽竊爲

工者當無以奪其說而漸流漸敝亦有不可救之勢余見數年以來文人競尚八家歎息之音嗚咽滿幅層疊之句反覆連篇自以爲韓栁復生曾蘇再見而不知不至復入於晚宋不止亦何以厭向者慕效王李之心彼趨王李而斟酌之去其穠纖根極典要著爲沉博絕麗之文不出數年必將大勝乎爲八家者而八家醇潔簡勁之風反至代受詆呵澌滅不可再振雖詩文異轍揆其大要均之不出乎此也惟南昌先生麟騫鳳舉之姿與雷掣風驅之致負質兼優故其作爲詩文淸文濁質玉振金聲不特應德遵巖李廸諸公不能限其所至

卽弇洲滄溟以下亦無以測其津涯其彰彰可見者當時有湯義礽先生爲之師而又有譚友夏吳梅村兩公爲弟子義礽生平撰著以六朝爲歸晩年悔其所作乃知宗趣曾王虞山先生所記正與弇洲略同而先生紹述之其文章豈一流之美所可得而盡哉若先生之詩則向者先生之高弟嘗言之矣先生典試楚中友夏爲舉首及分校春官梅村太史冠南宮詩教分鑣兩家擅勝彼世所傳竟陵歷下者各樹旌旗不相統一而友夏適竟陵同岑婁江居然歷下並軌乃其氣類之合實皆淵源於南昌則先生之詩又可知矣蓋詩古文之派

天下主於分而先生主其合先生統於合而天下各得其所分也譬諸崑崙條爲支山三千擬之百川赴於朝宗之海故天下操觚之士宜取準的於豫章而豫章之士又受函蓋於先生觀其四部之書與弇洲同目孰大孰小孰至孰不至必有能辨之者顧先生更有其至豈獨詩文之統合詩與文之標流無弗合也哉先生起家高第讀書中秘際前朝末造奮大議於盈廷雖爲異己所排輿論猶爲歎息至於講學鹿洞繼起白沙將相之器皆出其門隋葉文中庶幾髣髴若乃殫精乾竺不墮聲聞遨遊山水疏築泉亭列聲伎於滿前開北海之

尊壘則又先生之高致達識也是其理學與經濟合儒術與梵敎合而圖勵大業與駘宕風流亦無不合者其見之篇章煙雲萬狀魚龍百變如是之不可一美名也有以哉彼拘墟之見騖致遠者鄙證道爲迂取玄悟者以名物爲滯至於流連光景涉趣酣歌則未有不病於學道而謂空與嗜欲同驅者是何不取先生之書而讀之也誠取先生之書而讀之夫亦知世人之見果不足語於高深而先生之敎爲足屹立於今古矣南昌先生世所稱李太虛先生也聞其聲者先生之人與其文已先時入人肝脾矣則余小子今日之言猶爲贅耳

託素齋文集序

長汀黎君媿曾令豫章裒集生平古文詞若干卷寓書於予屬予為之序且曰先生素知弘非先生無以明弘志因憶予與媿曾交數十年曩遊八閩一時文字交惟媿曾托契最深嘗以詩見質請序于予予逡巡近十年始克一竭其鄙俚今以摧頹放棄之餘媿曾不當時大人先生是屬而復及於予予卒何以稱其意旨乎爰發所為古文詞讀之有予所經見者如逢故物行所目涉信步而得佳勝有予所未見者層巖疊巘異寶瓌奇從人不意中忽與睫會而大約蒼莽浩汗之觀不啻一古人

於胸中而使人讀之慨然以淡而奮然以起則無少壯無前後一也媿會何以至是乎歷覽古人爲文字有十年一賦者子雲草玄亦經年閉戸始成是其得之靜密者淡也司馬子長涉江淮歷會稽乃能成一家言頴濱言與當世名公卿遊聽其議論宏辯觀其容貌秀偉而知天下文章莫過乎此是其取之歷覽者宏也以此言之世未有無所得力而光氣能卓爍古今者媿會獨何以至是乎予觀媿會家居數十載蕭然一室讀萬卷書不復知人世毀譽得失而又有李君元仲以爲之師會君弗人以爲之友又有振三先生爲之叔父相與講

貫切摩既已伐毛洗髓於其中莫之窺測及乎登
賢書偕令弟宣巖大令遊豫章得交吾鄉徐巨源
一見契合巨源推其文章雄視海內嘗曰漢陽李
文孫長汀黎媿曾兩君可稱勁敵而虞山宗伯亦
盛稱之至移書巨源交相屈服則媿曾學道淡山
之力足以取之而益足以驗其造車合轍之工也
已宜乎文章能卓然一家上與大家頡頏也至謬
謂予足以知媿曾予何人斯竭其顯淺既不足以
比絜虞山巨源而又非如元仲弗人生同里閈振
三倡道宗黨相與琢磋之久則予之益於媿曾者
安在而又何從知媿曾萬一乎媿曾先理信州信

亦予里約略先後治績煥在碑謠者予得言其廉卓狀獨異媿曾服官後咄嗟揮霍聲施溢方國不同于書生囁嚅不前而鞫詞判牘之暇猶勤勤含毫弄翰不稍自逸豫文益奇古期必傳於後世有更進於少年呫嗶之所爲者媿曾又曷可及乎蓋其入之也深故不以紛繁稍間而當通顯不渝其素志其庶幾度越乎古人者又烏能自已也所尤傾心者媿曾與弟宣巖孝直事太夫人尤孝謹備極色養宣巖守壽春爲忌者所中媿曾不遠千里從豫章至金陵急其難命二子相隨崎嶇燕齊間惟恐遺太夫人憂其一門孝友至性過人有不可

於今人求之者此其文章之所以追蹤古人也世之讀媿曾古文詞者知當有更進而求之者而予終何足以知媿曾萬一乎

學文堂集序

予杜門待罪者九閱月既不敢出戶又無從得見一客惟日手椒峰先生文一編如見椒峰予生平謬有詩文之嗜晚歲交遊獨得一椒峰相顧莫逆也昔爲賴古堂文選苦卷帙稍隘不能盡登椒峰之文然椒峰之文天下後世莫不知之固不係於人之選不選況如予者尤何足道哉憶予以公事至姑蘇道經毘陵因訪椒峰於西城則見蘇文忠

祠於東城則見唐荆川先生祠眉山雖蜀人乞居常州最久荆川子孫猶有存者夫毘陵之人亦多矣予獨嚮往於二君者豈非以文章之故哉眉山不具論荆川予猶以其篇什不多爲憾今讀椒峰集裒然數十卷況椒峰年甚少其所造更何可量然多而不工雖多何益椒峰莫不根據六經而出入左國史漢一篇如是千百篇如是豈不可與荆川並駕而馳耶謂毘陵人文所以甲天下者以山水之佳也山最著者曰夫椒水曰具區椒峰適家其間故能滙其精華發爲滔滔浩浩之文予以爲不然嘗笑三蘇出而眉山草木皆枯之說爲妄夫

文章之傳其人實有所以傳之之故精氣光怪或見於當時或見於後世昔韓愈得歐陽修而名始彰司馬相如歿天子遣使求其遺稿若椒峰在今日人人已爭購其集乞其一言以爲榮豈非文人之傳雖先後不同莫不有所以傳之之故而無藉於山川之助耶天下後世至遼廓文人以三寸管能使至遼廓中若有聲氣相呼吸此其故惟淡於文者能知之今而後言毘陵之人文者當以椒峰稱首雖然椒峰獨毘陵之人文乎哉

賴古堂集卷之十四終